

## 朝鲜古典汉文小说《姜虜传》考释

崔雄权 褚大庆

**摘要：**作为朝鲜文学史上第一次以非正面人物为主人公的古典汉文小说《姜虜传》，迄今为止发现了六个不同版本，其中最主要的为四种版本，笔者对其进行了详细校勘，认为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珍藏的《花梦集》本为最善。

**关键词：**《花梦集》本；今西本；葵窗本；崔本；《姜虜传》；考释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5-0001-12

朝鲜壬辰战争爆发后，不仅传统模式的传奇小说在数量上增加了，而且还出现了新型的野谈小说、传类小说、国文小说等。并且，题材不断扩大，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人物塑造更加立体，小说的创作水平整体呈现了大幅度的提高。《姜虜传》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朝鲜古典小说《姜虜传》迄今为止已发现六个版本，其中最主要的有四种，即韩国民族促进会发行的《葵窗遗稿》本（下简称葵窗本，下同），韩国江原道江陵郡人崔祺植珍藏本（下简称崔本）<sup>①</sup>，日本天理大学收藏的今西文库本（下简称今西本），以及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古典汉文小说集《花梦集》本（下简称《花梦集》本）。其中前三个版本在韩国都能见到，而《花梦集》本的《姜虜

传》仅被朝鲜所珍藏。

葵窗本《姜虜传》，确切地说是一个翻译本。因为它是将韩文译成汉文的。<sup>②</sup>与其他三个版本相比较，它的篇幅最小，文笔也逊色一些，其中只提到主人公姜弘立投降后金之后“即把笔立成七言四韵一首，极言本国之失德，盛称虜酋之盛度”，至于七言律诗的内容则只字全无，而其他三个版本都有。此外，《花梦集》本、今西本及崔本都多出两首七言律诗《嘲虜元帅》，葵窗本也没有。但是，葵窗本语言较为流畅，文字也容易辨认，是唯一的印刷本。其他三个版本均为抄写本，其中最为工整的要属崔本，这要归功于它的抄写者黄丙秀。字体最难辨认的则属今西本。《花梦集》本脱落的字最多（当然，其中或许也有现代影印等方面的因素）。

这里，我们将外国学者难以见到的《花梦集》本与崔本和今西本的《姜虜传》进行一番直观的比较，并适当参照葵窗本。

小说第1段<sup>③</sup>内容完全一致，都是介绍主人公姜弘立的家世及其本人的才华出众并因此担任了咸镜南道兵马使这一军事要职。《花梦集》本的“宣祖”和“侍中”，崔本与今西本均作：“宣庙”和“侍从”。“宣庙”分别指中国明朝的宣宗朱瞻基（1426—1436 在位）和清宣宗旻宁（1821—1850 在位）的庙号和讳称。<sup>④</sup>这两个时间段与文章の時

① 1927年12月国史编修委员会即朝鲜史编修委员会抄录了崔祺植所收藏的资料，其封页详细地记录着：采访时间：1927年6月，采访者：稻叶岩吉；收藏者住所：江原道江陵郡江陵面，收藏者姓名：崔祺植；誊写时间：1927年12月，誊写者：黄丙秀；校正时间：1927年，校正者：涩江桂藏；校阅时间：1928年5月，检阅者：中村荣孝。故此后一些韩国学者就将其称为国编本《姜虜传》。其实这种称谓是值得商榷的，叫崔祺植本（简称崔本）比较妥当。

收稿日期：2009-03-10

基金项目：韩国中央研究院海外韩国学研究基金项目“北朝鲜古典散文研究”（项目号：AKS-2008-R-21）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崔雄权（1952—），文学博士，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韩国（朝鲜）古典文学。

褚大庆（1973—），延边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在读博士生。

② 《葵窗遗稿》本《姜虜传》的题目下有两行小字：“有谚文传世者，公译之。”

③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将4个版本的《姜虜传》都加注了现代标点，划分了段落。

④ 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34页。

间表示不是过早就是过晚，显然不是对这两个皇帝的称谓。所以说正确的应为《花梦集》本的“宣祖”，即李氏朝鲜 14 代君主李昞（1552—1608），死后葬于扬州穆陵。再者，根据小说的第 1 段的基本内容和小说最后的《嘲降虏元帅》诗中有“泉下何颜拜穆陵”这样的诗句，即可推断为“宣祖”。“侍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在皇帝或官员左右侍候卫护的人”。<sup>①</sup>“侍中”则是官名。秦代开始设置，为丞相属官，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应对顾问。两汉、隋、唐沿用，南宋废除。<sup>②</sup>故此，从两句的表达来看，《花梦集》本的“出入侍中者”的表述是准确通顺的。“傲睨一世”一句的“睨”，崔本与今西本均作“视”。前者似更为生动形象一些。

第 2 段内容写万历戊午<sup>③</sup>建州<sup>④</sup>女真对中国东北发动战争，明朝政府派兵镇压，并希望朝鲜出兵协助。于是，朝鲜最终决定派以姜弘立为元帅、金景瑞为副元帅的 2 万<sup>⑤</sup>精兵来助战。本段文字，《花梦集》本和崔本同一处有相同的脱字，即“救吾其鱼【肉】矣”，“鱼”字后脱落一“肉”字，这根据文意及今西本即可得此判断。今西文本中的“简迪在廷”一句的“简”和“迪”前后错位，应为“迪简”，《花梦集》本和崔本都是“迪简”，语出《尚书·多方》。“迪”此处作发语词，“简”，意谓选拔。对建州女真的称谓，《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为“奴隶”而崔本则作“虏夷”。

第 3 段是小说主人公姜弘立与母亲郑氏诀别的一段描写，细腻、生动、感人。对照其他两个版本，《花梦集》本有两行文字脱落，缺失的文字大约有 45 个，即“时年八十，挥泣出门，啮臂以别曰：‘吾为乃家妇，闻先世之受国恩。逮至汝父子，食厚禄、封华筵，荣宠极矣。汝父薄才’”此外，还有段末脱落一个“忧”字。在本段开头的“是年”下，《花梦集》本增加了 2 行 4 字：“光海<sup>⑥</sup>十年”。本段最后一个字，《花梦集》本的草写字体难以辨认，

依据崔本和今西本可以确定为“忧”字。再者，三个版本对于姜弘立弟弟年岁、身体的一句描述分别是“年壮（）长”、“年壮（）长”与“年长（）壮”，笔者推测为“体”字。还有，对于姜弘立弟弟的名字的记述，崔本和《花梦集》本均为“弘绩”，而今西本则为“绩弘”。此外，崔本的“食厚禄、封华近。”一句中的“近”字，根据《花梦集》本及今西本则可确定为“筵”字。此段中，三个版本均有一处讹误，即“无以老母故有他心”<sup>⑦</sup>一句中的“无”字，应为“勿”或“毋”为妥。文中的宋东莱即曾任东莱府使的宋象贤（1555～1592），所引的两句诗出自于他的《绝命诗》<sup>⑧</sup>

第 4 段内容是小说主人公姜弘立奉命奔赴战场，但是他却无意军事，到处纵酒，并且假称有密旨在手。崔本与《花梦集》本对照，崔本的“军过贝水”，《花梦集》本作“军过涿水”，后者是正确的，“涿水”，朝鲜古河流名，一说指大同江，一说指清川江<sup>⑨</sup>。本段第二句，《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作“时属小康”，而崔本则为“时属少康”，未得其详。还有，《花梦集》本和今西本作“枕戈征缮”，而崔本作“枕戈停膳”。查阅《辞海》与《辞源》，并结合文中意思，前二者的表述较准确。“枕戈”，枕着兵器，谓杀敌报国心切，一刻不停；“征缮”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征缮以辅孺子”，意谓征收赋税，修治甲兵。<sup>⑩</sup>此外，“孰不解体”之“解”，崔本则讹误为单人旁加解字。实际上“解”通“懈”，怠惰的意思。此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姜弘立回答从事官李民奭的一段话：

弘立夷然答曰：“君无项羽之勇，吾亦非卿子冠军，宁有即其帐中者乎？凡有缓急，密旨在吾。请谨君勿忧。”（《花梦集》本）

弘立夷然答曰：“君无项伯王之勇，吾亦非卿子冠军，宁有即其帐中者乎？凡\_\_缓急，密旨在吾。请君勿忧。”（崔本）

弘立夷然答曰：“君无霸王之勇，吾亦非卿子冠军，宁有即其帐中者乎？凡有缓急，密旨

①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 年 7 月修订第 3 版，第 1154 页。

② 参见《古代文化常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年 5 月第 2 版，第 39 页。

③ 即公元 1619 年。

④ 地名；行政区划名，明成祖永乐元年，于女真族所居地设置建州卫，今吉林省东南一带。

⑤ 史载是 13000 人，《清史稿》、《满洲实录》、《清朝实录》以及朝鲜的《光海君日记》等均有记载。

⑥ 即光海君李琜（1608—1623 在位），宣祖李昞之子，昞死后继其位。

⑦ 花梦集本为“无以老妾故有他心”；崔本为“无以老妾之故，有他心。”从身份和口气上看似乎今西本的“老母”称述更为准确。

⑧ 今韩国忠清北道宋氏忠烈祠中有此诗的木刻：孤城月晕，列镇高枕。君臣义重，父子恩轻。

⑨ 参见林坚《韩民族源流梳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 年 3 月 22 日。

⑩ 参见《辞海》（修订本）词语分册（上、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年 5 月新 1 版，第 1359 页、第 829 页。

在吾。请诸君勿忧。”（今西本）

其中的“诸君”与“君”，“凡有缓急”与“凡缓急”，表述略有差别。完全不同的则是“项羽”、“项伯王”、“霸王”。据《史记》、《汉书》等记载，项籍（公元前232~202），字羽，秦末下相人。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对于他的称呼，除了上述之外，亦有“项王”、“霸王”等。再联系姜弘立下面的话，即可知为项羽入账杀号称“卿子冠军”的宋义的典故。所以，尽管《花梦集》本与今西本的“项羽”和“霸王”的称呼不同，而实为一人。至于崔本的“项伯王”的“伯”，显见是衍字。

第5段写姜弘立行动迟缓且寻找借口，被刘都督斥责。开头的“己未正月”即万历47（公元1619）年正月，三个版本均同。小说描写的大军相会的地点，《花梦集》本和崔本均作“曝马田”而今西本作“曝马田”，均为讹误。实际应为“晾马佃”或“亮马佃”<sup>①</sup>。“并令及期齐会”一句中的“并”，崔本误作“升”。“弘立坐统军马”中的“马”，《花梦集》本作“事”，今西本作“丁”，均不通顺。崔本的“点择人”于“点”字后漏抄一“军”字。崔本的“当征进”原作“证”，后不知何人何时涂改为“征”字。此句《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作“当为征进”，考前后文意，较顺当。“诸君勿忧”一句中的最后一字，今西本难以辨认，对照《花梦集》本与崔本可确定为“忧”字。“至期”的“期”，《花梦集》本作“其”，可视为通假字。“等待军饷”中的“等”字，崔本误写为“登”，且“饷”作“粮”。如果说此处的错误尚可理解，则接下来的就难以原谅了，即“胡地险恶”中的“胡”，崔本竟误写为“朝”字。刘都督斥责姜弘立为“狡黠小儿”，今西本作“狡小儿”，不通，误漏“黠”字。今西本的“不能骤驰”，语气和语意都很贴切。而《花梦集》本与崔本的“不敢驰骤”则稍逊色一些。“元帅大将即日随至矣”一句的“日”，《花梦集》本作“自”，今西本作“因”，均误。《花梦集》本“初度所言”中的“度”，崔本与今西本均作“到”。这是刘都督的一个大概的判断，所以用“度”字为妥。本段《花梦集》本脱落6字，即“诸将晒笑【而退。至】其”一句中的“而退。至”三个字和“金应【河往见】刘都督”中的“河往见”三个字。“只是逗留之诈也”中的“诈”，三个版本均似“计”字，“十”字右下方点一点，参照《葵

① 参见《辽海丹忠录》第三回、二十回，（明）陆人龙著。

窗遗稿》<sup>②</sup>及文意，可确定为“诈”字。

第6段弘立借口无粮畏缩观望，并派人给女真送降书。开头的地名，《花梦集》本讹误为“牛尾岭”实际应为“牛毛岭”<sup>③</sup>，崔本与今西本记述准确。《花梦集》本与崔本的“遇敌必溃”，今西本“敌”为“贼”。此段两处“拆”字，崔本均误写为“‘木’加‘斥’”。“姑观数日可也”一句的“观”，今西本作“待”，似不如“观”更确切。崔本将河瑞国称为“通使”，乃“通事”之讹误也，后者是古代对翻译官的专称<sup>④</sup>。“勿用刀兵”之“勿”，今西本作“不”。“便可讲和”中的“便”，崔本作“使”似不通。今西本的“南朝虽分四路，又在三路而独忧此路者”，脱落三个字，即“南朝”二字后的“之兵”，“在”前的“不”。“金白之助虐”（今西本“白”作“伯”作）语焉不详。“独畏朝鲜之【协同】”（崔本无“畏”字），一句，三个版本的“同”之前均为“口”加“十”字并右下一点，疑为“协”之独特的草体书写字。“曾在丹朝”的“曾”崔本误作“鲁”。此处的“丹朝”即指契丹。“今彼自送降书”今西本作“今彼自降送书”。“岂非天使吾复纘先金遗烈耶”一句，《花梦集》本无“非”字，似语气稍弱。崔本脱落一“先”字，不甚顺畅。“先蹴南兵”崔本于“南”后增一“朝”字。语意无甚差别，均指位于后金南面的明朝。地名“马家寨”崔本作“马寨”。本段《花梦集》本脱落7个字，即“盈哥踊跃【而出】”中的“而出”，“始见胡【骑出没见形】”中的“骑出没见形”。“则必有争首级相杀伤”句，崔本无“伤”字，似不确切。“偿命”崔本作“尝命”。“主将之意已可见矣”句，崔本无“已”字，《花梦集》本“已”字后还有一字，但字迹难以辨认，疑为“复”或衍字。“独左营军不应”崔本无“军”字。“自马家寨至深河四五里间”一句，崔本脱落一个“寨”字。《花梦集》本将地名“深河”误作“临河”，“马”字后多了一个字，疑为衍字或“向”字。“不妨因敌为粮”崔本将“因”误作“目”。四个版本都将“陈辩”的“辩”写作辨别的“辨”。《花梦集》本在“陈辨”

② 《葵窗遗稿》卷12，第200页。

③ 《明史纪事本末》、《山中闻见录》、《明实录》以及朝鲜的《栅中日记》、《光海君日记》等史料，均有记录。

④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译者》：“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辞海》（词语分册）（上、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新1版，第1117页。

后还多了一个草写字,据今西本可推定为“复”字。

第7段主要写两军交战,乔游击、金应河等奋力杀敌而身为主帅的姜弘立却懈怠观望。“三月初四日”葵窗本“四”作“一”。“放銃”,崔本与葵窗本均作“放炮”。“势如风雨”中的“如”,崔本作“若”。“江副总祖参将”中的“参将”今西本讹误为“参军”。“参将”是武官称谓,明朝设置,职位次于副总兵。<sup>①</sup>据《明清战争史略》第一部分《明军分进合击》(2),江副总名为江万化。“祖”疑为衍字。“弘立亦透迤向前进行”一句,崔本无“弘立”、“向”3字;今西本将“透迤”作“迤(‘辶’加‘里’)”,亦无“向”字。“分散抢掠”中的“抢掠”崔本误抄做“枪(‘木’加‘京’)”。“奚为望救”的“奚”今西本作“焉”。“乔游击率败残十余人”中的“率”,葵窗本作“领”;今西本误抄作“卒”,且多了一个“败”字。“天兵尽没”的“没”,今西本作“灭”,语气似显得客观而生硬。“又见胡兵大队”崔本漏掉了“兵”字。“直犯左营”的“左”,《花梦集》本作“大”。“激励士卒”的“励”,《花梦集》本作“历”;崔本则又漏掉了“励”字。文中描写战争场面的两句七言诗“威动昆阳霆击日,功奇孙子火攻时”中的“霆击日”崔本误作“遽击之”,“功奇”二字前后错置。“火”崔本误抄作“大”。“霆击昆阳”语出班固《东都赋》事系汉光武帝刘秀昆阳大捷。“僵尸如麻”句,今西本无“尸”字。“冒死先登”的“登”,《花梦集》本作“至”,似不准确。崔本无“冒死”二字。“无一人散走者”,今西本无“一”字,显得语气稍轻。“彼我杂蹂”的“蹂”(践踏),《花梦集》本误抄作“揉”。“应弦辄倒”,《花梦集》本于“应”后增衍一“河”字。“自日中战至日昃”句,崔本无“战”字。“应河三百余失皆尽”,《花梦集》本脱落一“三”字;“皆”,崔本作“已”;“失”,今西本作“箭”。“烈士殒绝,犹左手持戟”,《花梦集》本脱落了【殒绝,犹左手】5个字。“殒”崔本作“陨”。“瞋目如生”,崔本无“如生”二字。“一时贼不敢近”的“一”,三个版本均误作“移”。“盈哥罢战收兵”,《花梦集》本脱落【战收兵】3字;今西本将“罢战”二字错置。“喘息方定”,《花梦集》本脱落一“喘”字。“勇悍至此也”,“至”《花梦集》本作“如”,【此也】二字脱落。“如使山顶之军”中的“军”,崔本作“兵”。《花梦集》本脱落一【如】

字。“天诱其众”的“众”字,《花梦集》本隐约可见上半部三分之一字体;崔本作“上‘重’下‘衣’”;今西本的亦难辨认,不过据上下文意可猜测为“众”字。“先送降书”《花梦集》本无“先”字。“送一胡骑呼通事”句,今西本无“一”字。“通事”崔本讹误为“通使”<sup>②</sup>。本段今西本脱落25个字,即【弘立喜曰:“果然河瑞国能通消息也。”即令出应曰:“两国初无嫌怨”】。“约以和好”的“好”,今西本作“会”,似不通。“还谓弘立曰”的“谓”,今西本作“谒”,亦不通。“吾观虏阵”的“虏”,崔本与今西本均作“胡”。“人宿革囊”的“囊”,崔本抄写的笔划极为简省,据《花梦集》本与今西本推测为“囊”字。“制挺可挞”的“挞”今西本误作“达”。“声势益振”崔本误漏一“势”字,且“振”作“张”。“齟齬小计”崔本作“齟齬之诈”。“负薪而救火”句,崔本作“负薪而投火”;今西本作“负薪攻也”,似语意、语气均不如《花梦集》本。葵窗本亦曰:“负薪而赴救火”,一证。

第8段主要写身为主帅的姜弘立主张投降而中国明将乔游击以身殉国。“弘立将行曰”今西本无“行”字,甚不通顺。“必伤和事”今西本“事”作“议”,亦可。“缚送虏营”今西本“缚”作“移”,语气、语意均逊于《花梦集》本与崔本的“缚”。“至于缚送王人”崔本“于”作“如”,不通。此句的“王”字疑为“于”的简体误写。“一军伤嗟”的“伤嗟”《花梦集》本此二字写得难以辨认,据崔本和今西本可推测为“嗟伤”。“膝行蒲伏”中的“蒲伏”,今西本作“匍匐”。“所领军兵即可下山”崔本遗漏“军兵”二字。“摩拳”崔本与今西本均作“磨拳”。“非可屈于人者”今西本于“屈”后增一“伏”字。“吾先见两将”的“吾”崔本作“欲”;《花梦集》本脱落【吾先见】3字。“未至十里”的“至”今西本误作“知”,“男女夹路而观者”的“夹”,崔本与今西本均误作“挟”。“沿途胡雏相聚作拏”之“拏”,意谓“牵引、纷乱”,而崔本误作“絮”。此句的“雏”崔本作“儿”,无甚差别。“以辱之曰”句,崔本无“之”字;今西本“以”作“而”。“犬彘之不若也”的“犬”今西本误作“大”。“愤懣”的“懣”《花梦集》本与崔本均写作“满”可视为通假。“取侮胡虏”句,《花梦集》本脱落【取侮胡】3字。“男儿身事”的“身事”崔本作“身世”,语意有误。

第9段主要写姜弘立至女真军营屈膝拜伏。“冠

① 参见《明史·职官志五》。

② 见前页注释④。

带”《花梦集》本与今西本作“惯带”，误。前者是一个固定词，这里指代官吏。<sup>①</sup>“剑气干星”句，《花梦集》本脱落一“剑”字；今西本于“干”下写的是“城”，而于“城”的右侧又写了一个“星”字；崔本作“千里”似“干星”之行误。唐代诗人李峤《剑》诗云：“白虹时切玉，紫气夜干星”<sup>②</sup>。“令于阶下行礼”句，《花梦集》本脱落一“于”字；“阶”字的繁体写法稍有不同：今西本是“土”旁的，《花梦集》本与崔本均为“阝”旁的。“汝以使臣来此”句，《花梦集》本“使”作“史”，通假；今西本无“臣”字；崔本亦无“臣”和“此”二字。“则揖亦可也”崔本与今西本均无“则”字。“惶惧”今西本二字错置。“威仪”的“威”崔本作“盛”。“愿得近立俯伏”崔本于今西本均作“愿得近前”，语气、语意稍逊。“满住方许”的“方”，崔本作“乃”。“升厅坐以红毡”《花梦集》本脱落一【红】字。“乃迫于南朝”崔本无“乃”字。“满住曰”《花梦集》本遗漏一【曰】字。“观汝先报之意”的“观”，崔本作“顾”；今西本作“视”。“今汝两人已为齏粉”，“今汝”崔本与今西本均作“则”，且今西本于句后又多一“矣”字。“齏粉”的“齏”，《花梦集》本与今西本似为其繁体“齏”的草体。“数万人”崔本无“数”。“一番出兵”今西本遗漏【出】字。“尔亦驰书于国君”，“尔”崔本与今西本均作“汝”，前者更显说话者的傲慢口气。“和议既定”句，“议”崔本作“事”，语意稍异。“归国”的“归”《花梦集》本均作“皈”，通假。第11段的“皈报”亦如是。“又蒙生还之乐”句，《花梦集》本与今西本“乐”作“示”。表面看来，根据前句“既荷不杀之恩”的名词“恩”（恩惠），与动词“示”（指示）不甚搭配，故崔本作“乐”较通顺。但“乐”字过于显露姜弘立的内心情感，而“示”则更能表现姜的谦卑，再者根据葵窗本的“又闻还送之命”的“命”，可知“示”更为确切。“可谓生死骨肉者也”崔本无“也”字。“盛陈虜势……”的“陈”《花梦集》本误作“阵”。“不遗余力”句，“遗”今西本作“有”，显得别扭。“备局启辞台论，皆以投降乞命”句，前半句存疑。葵窗本作“备局三司皆言投降贼臣”。“罪当收三族”的“收”崔本作“受”，误。葵窗本作“夷灭”，语气强烈。“请系治之，以正王法”，系省略句，省略

了主语“群臣”。“职也”崔本于句末增一“耳”字；今西本“也”作“耳”。“差胡”崔本错置二字。

第10段主要写女真首领以美色诱惑姜弘立，姜写诗明志。“欲妻以养女”句《花梦集》本无“以”字。“设一大宴会”句崔本无“一”字。“集八蛮酋长”句，崔本将“蛮”误作“万”而其“长”作“将”，语意无甚差别。“锦衣绣舄”崔本作“衣锦绣”描述不甚全面，前句不仅写出衣服的华丽，而且还特意描绘了“舄”，即鞋子的华美。如果说“八蛮”意在凸显其宴会规格大的话，则衣着的描写则尽显宴会级别高。“排列西行坐”的“西”崔本误作“四”，满族（即小说所谓的建州女真）以西为贵<sup>③</sup>。“以宠姬九人”的“以”疑为衍字或“及”字之笔误。“兕皆艳绝”句，“兕”崔本作“貌”，前者为后者的古字；“艳绝”崔本与今西本将二字错置。“三、五十人”崔本于“三”字后误增一“百”字；葵窗本作“四十余人”。“左手持杯，右握弘立手”句，《花梦集》本脱落【握弘立手】4字；今西本则为“右持白王杯，左握弘立手”。“右握弘立手”表明弘立处于上位，“左握”则表明弘立紧挨着女真将领。前者重在尊贵，后者意在亲近。据前面的“西行坐”及对弘立的拉拢之心，《花梦集》本、葵窗本与崔本的“右握”似为正确的。“轻重浅深”的“浅深”今西本错置。“非丈夫也，君我二人”句，《花梦集》本脱落【丈夫也，君】4字。“吾不喜破南兵”的“兵”，崔本作“朝”。“吾故倒廩倾困，案无表里。”句，崔本“倒”作“致”，无“案”字，于“无”字后有“有”字；今西本前半句作“吾是此（存疑）倾廩倒困”的“倾”、“倒”二字前后错置。“无相见随”句，崔本作“亦无相阻”；今西本“随”作“阻”；葵窗本亦作“乃所以无疑也”，根据文意似“阻”为确。“（君在东国）虽云贵荣”崔本作“秩极贵重”；今西本与崔本差一“秩”字，疑为“德”字。三个版本虽表述有异，但意思相同。“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语出《战国策·赵策一》，出自豫让之口，不过顺序与之相反。“岂得逾于今日”的“逾”崔本作“愈”，无甚差别。“俺之事东国，不过豫让之于范仲行氏也。”句，今西本无“氏”字。这里姜弘立引用豫让的典故来表明自己在朝鲜（即小说中

① 参见《辞海》（上、下）（词语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新1版，第362页

② 《全唐诗》（共25册），中华书局出版，1960年4月第1版，第700页。

③ 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第119页：“有跳神礼……口诵满语……必西向……似乎祖先依其上也”。第136页：“屋西为上屋，乡居者率称西面为‘德尔吉’，译言‘上’也。盖尚右之意”。上海书店据广益书局1923年版影印出版，1986年4月第1版。

的东国)本国所受到的待遇也是“众人”即一般人的。<sup>①</sup>“不特王猛之于秦天王也”句,“天”崔本误作“大”,“秦天王”乃千秦将军苻坚的自封称号。<sup>②</sup>“竭力效忠”的“效”,崔本与今西本均作“致”,差别不大。“曷敢多少”的“少”,今西本误作“小”。姜弘立所书七言律诗,三个版本略有不同:

去国萍踪莫怨嗟,鱼龙到处即江河。  
捐身竭节无南北,知几酬恩敢少多。  
孤凤已能辞枳棘,大鹏元自化溟波。  
苏卿千载真堪笑,瀚海看羊独奈何?

(《花梦集》本)

去国萍踪莫怨嗟,鱼龙到处即江河。  
捐身竭力无南北,知几酬恩敢少多。  
孤凤已能辞枳棘,大鹏元自化溟波。  
苏卿十载真堪笑,渤海看年独奈何?

(崔本)

去国萍踪莫怨嗟,鱼龙到处即江河。  
持身竭节无南北,知几酬恩敢少多。  
孤凤已能辞枳棘,大鹏元自化溟波。  
苏卿千载真堪笑,瀚海看羊独奈何?

(今西本)

第三句“捐身竭节无南北”,崔本“节”误作“力”;“捐”今西本作“持”,若考虑到后面的“竭”字,可能“捐”更妥当些。第七句“苏卿千载真堪笑”,“千”崔本作“十”,可能形似而致笔误。诗的末句“瀚海看羊独奈何”,“瀚”、“羊”崔本各作“渤”“年”,均误。“起抱弘立之腰”,崔本与今西本均无“之”字。“孰谓东国是礼仪邦乎”,崔本无“是”而于“邦”前有一“之”字;今西本将“乎”作“耶”。

第11段写弘立告密,三百倭人惨死。“自此”二字,崔本无。【倾心信之,每事咨焉。别构大厦,使弘立居之。金帛牛羊,帐御饮食,皆如满住。弘立】等31个字,《花梦集》本无,崔本与今西本恐有所本。另,今西本【居之】二字模糊难辨。“即传令曰”句,崔本与今西本均无“曰”字。“所一朝为犬羊所驱使”,崔本无前一个“所”字;今西本无后一个“所”字。前一个“所”字后疑为遗漏一“谓”字。“先施满住之头”的“施”,崔本与今西本均作“试”,而葵窗本与《花梦集》本同为“施”。“不亦烈丈夫之事乎”,今西本遗漏了“乎”字。“须提防”

句,崔本作“须堤(堤)防备”;今西本作“其须堤(堤)防”,差别不是很大。“满住大惊曰:‘急杀。’”,崔本与今西本均无【曰:‘急杀。’】三字,而是于“惊”字后有“急教”二字。“八高山各自提备”,崔本将“提”作“堤(堤)”;今西本将“高”误作“亭”<sup>③</sup>。“皆持铁棒在手”句,“棒”崔本作“锋”,笔误,后面的“皆被铁锋挝杀”亦如此。葵窗本作“铁杖”。再者,崔本无“在手”二字。“分作百队”,今西本将“作”作“为”;崔本无此四字。“每一队”,今西本无“一”字;崔本亦无此二字。“逐队替入”之“队”,今西本作“次”;崔本无“队”字而作“遂替入”,“遂”疑为“逐”之笔误。“倭人齐呼曰”之“呼”,今西本作“叫”;葵窗本作“声”;崔本此处则写作“左边是上‘土’下‘夕’,右边一个‘羊’”这样一个复合字,小说后面的“( )乐玩好”的“乐”前,崔本与今西本均亦是写法,参照《花梦集》本可推断为“声”字。“愿三百一为一队”句,崔本无前一个“一”字。“遂引三倭入内庭试之”,今西本将【三倭入】写在“引”与“内”的右侧旁边。“天地低昂”句,“昂”崔本误作“仰”。“三倭者直视满住”,崔本与今西本均无“者”字。“被众高山齐槊乱刺”句,《花梦集》本脱落一“乱”字;今西本则将“众”作“八”,且于“山”字后多一“之”,无“之”,“槊”作动词;有“之”,“槊”作定语中心词。“少不敌众”的“少”,今西本误作“小”。“格杀三人而死”,《花梦集》本无“而死”二字。“其余三百倭在外庭者”,崔本无“倭”字;今西本于句首增一“而”字。“皆被铁棒挝杀”,《花梦集》本脱落【铁棒挝杀】4字。“胡人斫死者”的“斫”,《花梦集》本作“砍”(形似,笔者注);今西本作“伤”,且无“者”字。“五百余”,崔本增一“亦”;今西本不仅增一“亦”字,且于“五”后增一“六”字。“积尸盈庭”句,今西本无。“安得不亦腹心待之乎”,《花梦集》本无“得”、“乎”二字,且“待”作“对”;今西本则无“乎”字。“相与引坐,吐露肝胆”,《花梦集》本无“坐”;崔本则将“吐”作“披”,且于“披”前增【满住】二字。这里的“引”,“牵挽”貌,表示亲近友好。据前文的“起抱弘立之腰”,可知此处应有“坐”字。另,“吐露”前,崔本有“满住”二字而《花梦集》本仅有一“满”字,疑为脱漏一“住”字。“朝鲜习

①《战国策·赵策一》。宋 鲍彪注:“司马子长用此语,‘死’作‘用’。”

②《晋书·载记第十四》。

③ 八高山的涵义有二:一,固山,二,八旗旗主。前者见《明清史料》已编,第575页,后者见《满文老档》,太祖三十,天命六年十二月一日。

俗不比日本”句，今西本无“习俗”二字。“亦无可虑”的“虑”，崔本作“忧”。“军卒”的“军”，崔本作“将”。“将官之称为两班者”，《花梦集》本无“之”字，且“班”误作“斑”，后面的“此则所谓两斑者也”亦如此。“取出其手掌”，崔本无“出”字。“四百余口”，今西本无“口”字而《花梦集》本则作“四、五余”。崔本与今西本举全体，《花梦集》本则部分做示例。“此则”的“则”崔本与今西本均作“即”。“李一元等十余人”的“十余”，今西本作“一许”。前者为限定概数，后者为模糊概数。

第12段写弘立献计。“但守建州一僻地乎”的“但守”，《花梦集》本二字前后错置。“正欠坚凝”句，《花梦集》本的“坚”字处字体难辨，但可以推测是“坚”字<sup>①</sup>。而今西本误作“凝坚”。“决意西犯”的“犯”，崔本作“征”，语意、口气均欠妥当。

第13段写因姜弘立告发金景瑞谋反不成而牺牲，后金攻陷辽城，弘立得玉面公主而不思东归。“时天启辛酉春也”句，崔本与今西本均无“时”字。以下【汝以必死之人，被好生之德，以至今日，岂不思报乎？】等20个字，《花梦集》本无，崔本与今西本恐另有所本。今西本此句的“德”字处，字体难以辨认，据崔本可推断为“德”字。“景瑞每恨弘立辱身负国”的主语“景瑞”，《花梦集》本无。“将以有为”，今西本作“将欲为有”。“及闻满住之言”，今西本无“及”字。“即应曰”的“应”崔本作“答”。“能为我做先锋攻辽乎”的“攻”，《花梦集》本作“复”。接下来的“对曰”二字，今西本无。“潜结使内应”的“潜”，《花梦集》本误作“深”。“汝当为元功”句，崔本无“为”；今西本无“汝”。“先锋”，崔本与今西本均作“前锋”。“与辽相通书佯为使之内应者”，崔本无【与辽相】和【者】4字；“相”，今西本作“将”；“为”，《花梦集》本误作“若”，“使”作“史”。“将计就计”崔本作“将欲设计”。“格杀”的“格”，《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无。“惊曰”的“惊”，《花梦集》本无，不生动。“捉下景瑞”的“下”，崔本误作“入”。“此案始弘立主张”的“此案”，崔本遗漏。“而终反复也”句，崔本误作“面从反复也”。“又捉入弘立”的“入”，《花梦集》本无。“有踰骨肉者”句，崔本与《花梦集》本均无“者”字。“而汝国人心本稟狡诈”句，《花梦集》本无“而”字；崔本无“本稟”二字。“弘立泣泪而叫曰”，《花

梦集本无“而叫”二字。而此二字极为生动传神地表达出委屈兼绝望的情态。“况敢叛乎”的“叛”，崔本作“反”，略显生硬。“枉陷无辜”的“无”，《花梦集》本误作“不”。“贵盈哥急入谏曰”句，“谏”今西本作“陈”，身份、语气均不符；“盈”，《花梦集》本误作“景”<sup>②</sup>。【谏曰：“此人实诚笃信，必无二心。往者先发倭人之奸，今者】等22字，《花梦集》本脱落。“此人实诚笃信”，今西本遗漏“人”字；崔本将“实诚”二字前后错置。“又告”的“又”，《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无。“终始效忠”的“效忠”，《花梦集》本作“一心”。“而徒信移祸之说”崔本无“祸”和“之”字。“堕其计”的“堕”，《花梦集》本作“坠”。“徒信移【祸之说，正】坠其计中耳。”，《花梦集》本脱落【祸之说，正】4字。“满住悟曰”的“悟曰”，今西本遗漏。“亲释其缚”句，《花梦集》本脱落一【缚】字。“举杯感谢”，崔本将“慰”作“以”语气不确切；《花梦集》本脱落【杯慰】二字。“余所否者”句，今西本“所”字字体模糊难辨。《花梦集》本“天厌之哉”的“哉”为衍字。“卷归沈阳”的“归”，《花梦集》本与崔本均作“皈”，通假。“布置”的“布”，今西本脱落。“耶律楚材”的“律”，《花梦集》本作“栗”。“当为开国第一元勋也”，《花梦集》本无“元”字；崔本无“也”字；今西本脱落一“第”字。“所掠”的“掠”，《花梦集》本作“抢”，意近。“择其妙丽者”，《花梦集》本无“者”字。“即所谓”的“即”，《花梦集》本与崔本均无。“虏中呼为玉面公主”的“呼为”，《花梦集》本作“所谓”；葵窗本作“称”。“辞昏（婚）”，崔本与今西本均作“辞婿”。“又奇苏女之绝艳”的“奇”，崔本与今西本均作“见”，语气平淡无谓。“居常昵处”的“昵”，崔本作“泥”，虽是歪打正着，却也生动有趣。“自叙”的“叙”，《花梦集》本作“抒”，略具情致。“吾自在本国”，《花梦集》本遗漏一“在”字。以下4字，四个版本各不相同：

《花梦集》本：妻无子夭

崔本：妻子且夭

今西本：妻亡女夭

葵窗本：妻死子幼

据此可以确定的是，姜弘立的妻子已经去世。

《花梦集》本与崔本、今西本虽表述不同，但意思一致，就是妻和孩子都死了，略有不同的是今西本

① “坚凝”一语出自《荀子·议兵》：“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

② “贵盈哥”，葵窗本作“贵永介”，即皇太极的长子代善。《李朝实录》：“洪太时（皇太极）长子贵永介（代善），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085页。”

指的是女儿。唯一不同的是葵窗本说的是“子幼”，即孩子小，但是这与后面所说的“唯（一）老母”自相矛盾，所以说，葵窗本的记述可能有误。“唯一老母”，崔本无“一”而与“母”后多一“在”字。“想以入地”的“想”，今西本误作“相”。“死生契阔”的“阔”，崔本误作“活”。此语出自《诗经·邶风·击鼓》。“含泪而言”的“言”，今西本作“答”。“伶俜弱质”的“弱质”，《花梦集》本作“一身”。“不是门前之路”的“门”，《花梦集》本写在“前”字的右旁。“忍渡辽河之水”，《花梦集》本作“忍泪渡河”；今西本无“忍”字；崔本则将“辽”误作“潦”。“无意生全”的“无意”，崔本与今西本均作“毫无”，一主观，一客观，考其上下文的语意则“无意”为确。“天与其便”的“与”，崔本后来不知何人因何误改为“者”字。“广厦金积”的“积”，《花梦集》本作“楛”，疑为笔误。“愿老爷无忘今日之言”句，《花梦集》本遗漏一“愿”字；崔本则将“愿”误作“听”。“终身之义”的“义”，今西本误作“议”。“贤配”，崔本作“贤匹”。“畅饮”的“饮”，崔本误作“吟”。“人生行乐耳”句，崔本无“耳”字。“东归”的“归”，崔本作“皈”，通假。“相从万死之中”的“中”，崔本作“余”。“今若弃妇东行”的“若”，崔本作“有”，可视为“又”之通假。“妾欲随往”的“往”，崔本原作“行”，后涂改作“往”；“妾”，今西本作“吾”。“则妇人在军”的“则”字，今西本无。“证在神明。今若弃妾东行，豺虎丛中，得安所倚？吾欲随往，则妇人在军”，《花梦集》本脱落【明。今若弃妾东行，豺虎丛中，得安所倚？吾欲随往，则妇】等21字。“兵法忌之”，崔本作“兵忌之”，遗漏一“法”字。“似此两难”的“似”《花梦集》本作“以”。“死别”，今西本作“惜别”。“其言难信”句，《花梦集》本脱落【其言】二字。“就抱其腰”的【其】，《花梦集》本脱落。“勿用烦恼”的“勿”崔本与今西本各作“不”和“毋”。“思之”，崔本作“察之”。“脑中战慄”的“慄”，崔本将中间的“女”字旁写作点撇。“捱过数月”句，崔本作“经过数月”；今西本作“捱过数日”；葵窗本作“犹豫数月”。“捱过”最为精当，“犹豫”次之，“经过”则显平淡。今西本的“日”似乎更能体现出“捱”之苦处，“月”则略显时日延宕。“纵贪目前之乐”的“贪”，崔本与今西本均作“耽”。“何颜”，崔本作“何面目”。“用人观势利”的“利”，崔本无。三个版本的“人皆解体”的“解”通“懈”。“则环东土数千里”的“则”，《花梦集》本无。“长驱东向”

的“东”，《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误作“西”。“某自蒙收录”的“录”，崔本误作“铄”。“可立办”，崔本作“可以立辨（办之笔误）”；今西本作“可立而办”。“即天赐我一统之资也”的“即”，崔本无。“舅甥”，崔本误作“男甥”。“今吾众虽强”，崔本无“今”；《花梦集》本作“今众强”，遗漏【吾】、【虽】二字。“东征之后”的“后”，今西本作“役”。“不能越辽”的“辽”，崔本误作“潦”。“广一步”，崔本于“广”前多一“而”字。“东和朝鲜”，崔本作“朝鲜东和”，语序不当。“昔人有没齿而不敢谋其君之徒隶云者”句，崔本无“云”字；今西本无“者”字。“武备单虚”的【武】，今西本脱落。“人心愤散”的“愤”，崔本与今西本均误作“溃”，前者意谓糊涂、昏乱；后者则指（军队）被打垮而逃散。“玉帛之充盈”的“盈”《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误作“溢”。“出兵”，《花梦集》本作“兵出”。“至今虏中有曰姜弘立疏者”，崔本无“曰”；今西本将“曰”作“白”，语气较当。本段末尾，《花梦集》本脱落【欲自王其国，心怒之，遂不用其言。弘立叹恨遇其时而不得行其志】等26字。

第14段主要写姜弘立向刚继承王位的太时（即皇太极）献计东攻朝鲜。“败归”崔本作“败皈”，“归”、“皈”通假。“少子太时”，今西本作“小子红太时”；《花梦集》本此处脱落【卫，败皈身死。少子太时袭位】等11个字。“讲成”，崔本作“讲和”，亦可。“数万铁骑”，今西本遗漏一【万】字。【且先汗泥守】5字，崔本无。“东征之利”的“征”，崔本作“战”，语意不确；《花梦集》本无“之”字。“眇予小子”的“予”，今西本作“余”。“缵承大业”的“缵”，崔本作“续”。“本朝”今西本作“本国”。“孤已铭于肺腑矣”句，今西本遗漏【铭于】二字。“即先君之遗意”，崔本无“遗”字。“和朝鲜辅车相依”，今西本无“和”。“追先君之志也”的“志”，崔本作“意”。“勒朝鲜而作为编户”的“勒”，今西本误作“剿”。“编户”的“编”，《花梦集》本误作“偏”；今西本误作“遍”。“而孤之经营中土亦有力矣”，《花梦集》本无“而”；崔本与今西本则将“亦”各误作“与”和“今”。“或者与该国君臣指天作誓”句，崔本无“臣”字。“见可而行勉之哉”的“而”，崔本与今西本均作“以”。“二王子”的“王”《花梦集》本误作“三”，乃形近笔误。“受弘立节制将之而东”句，崔本无“将之”二字，“受”亦误作“授”。“将行”二字，《花梦集》本无。“召弘立入卧内”句，《花梦集》本与今西本于“召”字前均有一字，

但《花梦集》本的模糊难辨，疑为“亼”（私）；今西本的疑为“伺”。“（弘立双手）接过”，崔本作“跪受”；葵窗本亦作“跪捧”。“接过”语气过于平淡。“印文”的“文”，《花梦集》本作“又”，笔误。“事即大成”句，《花梦集》本无“事”字；今西本误作“即事（大成）”。“或不如意”，崔本无“或”字。“讲成足矣”，崔本遗漏【成足矣】3字。“翬翟迎之”的“翬翟”<sup>①</sup>，今西本作“翟翬”，亦可。之所以对苏女如此讲，是因为姜弘立欲成为张邦昌第二，作他人扶植下的伪皇帝。这一点，葵窗本说得明白：“当以中宫之礼迎归”。“一时离别”句，崔本遗漏【离别】二字。“今行尽之”，崔本多一语气词“矣”。“日夜”的“日”字，《花梦集》本模糊不清。“必先施之以威”句，崔本作“莫如先示之以威”；今西本将“施”作“示”；葵窗本作“先立其威”，均无甚差别。“王京”的“王”字，崔本遗漏。

第15段主要写姜弘立率兵剿杀朝鲜同胞。“八面围之”，崔本于“之”后多了一个“定”；今西本则将“之”作“定”。“如驱风叶”，崔本作“如风扫叶”；今西本作“如扫风叶”。“驱”不如“扫”字贴切生动。“釜在堆满”的“在”疑为衍字。今西本则于“釜”字后有二“在”字。存疑。“皆用真木钉椎其背”，崔本无“皆”字；今西本“椎”误作“推”。是处，《花梦集》本脱落【插空瓮，汨汨之声，逾时而绝。瓮尽处，沉积水，釜在堆满。其僵仆道路者，用真木钉椎其背贯至地。残伤酷烈，有不】等43字。“了遗”的“了”，《花梦集》本误作“了”。“抢掠无余”，《花梦集》本脱落【无余】二字。“屠灭”，崔本作“屠杀”。“未足以喻其惨黩也”句，崔本“喻”作“逾”，正确。《花梦集》本“未”作“不”，“其”作“云”，【黩】字脱落。“东事进退”，今西本于“东”后增一“城”字，疑为衍字。“汉城”，崔本作“汉山城”。“满城人命”崔本于“城”后增一“之”，可省。“清川”，《花梦集》本与崔本均误作“清州”。“两处屠杀”的“屠杀”，崔本与今西本均作“所杀”。“同降武人”的“降”，《花梦集》本误作“邻”。“言讲和之议”，崔本无“之”字。“无议和将军”的“议和”，崔本与今西本各作“讲和”、“和好”，亦可。“朴兰英归报虏营”，《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无“朴”字；崔本“归”作“皈”，通假，但无“报”字。“更加屠杀”的“加”，崔本与今西本均作“可”。“如刈

① 翬翟：1.泛指雉科鸟类；2.后妃的礼服。《隋书·志》第七，礼仪七：“皇后祔衣，深青织成为之，为翬翟之形”。

草菅”的“菅”，《花梦集》本误作“管”。“吾与若”，“若”崔本作“汝”；今西本作“尔”。“与”今西本误作“于”。“马鞚”，今西本作“马鞍”。“蜚语”的“蜚”，三个版本均作“飞”，通假。“方宦于朝”，崔本“于”字处缺失。“惕然”的“惕”《花梦集》本误作“畅”。“溃散”，今西本作“奔散”。今西本脱落【无人。喜曰：“以此】6字。“虽横行八路，可也”的“可也”，崔本作“无所忧”。小说的榜文，四个版本分别记述如下：

兼八道都元帅、金国大将军姜，晓谕父老军民及文武置散之人，大兵吊伐，本为怀绥。毋【贰】毋恐，各安耕桑。山林之中间巷之间，必有怀才莫展者【志】功名者，逢此一时，正宜自奋。纠合骁果，来赴军【前。共图不世之勋，永树无穷之闻。叫合转报，同声齐应。……】（《花梦集》本）

兼八道督元帅、金国大将姜，晓谕父老军民及文武置散之人，大兵吊伐，本为怀绥。毋贰毋恐，各安耕桑。山林之中间巷之间，必有怀才莫展者，有志功名者，逢此一时，政宜自奋。纠合骁勇，来赴军前。共图不世之勋，永树无穷之闻。叫合转报，同声齐应。（崔本）

兼八道督元帅、金国大将军姜，晓谕父老军民及文武置散之人，大兵吊伐，本为绥怀。毋贰毋恐。各耕桑，山林之中间巷之间，必有怀才莫展者，有志功名者，逢此时，政宜自转报远迹，同声齐应。（今西本）

八道督元帅金国大将军姜，通谕父老军民及文武罢散之人，今领大军，来吊穷民，惟以不杀为务，尔宜无怨，亦勿怀异志，各勉稼穡。山林草野抱才不售欲求功名者，乘时愤发，聚率勇士，争投军前。当共立希世之功，垂名永久。唯尔远近传布此意，宜速聚会。（葵窗本）“大将军”，崔本作“大将”。《花梦集》本、崔本及今西本的“置散”的“置”应为“罢”，通“疲”。“怀绥”，今西本作“绥怀”。“毋贰毋恐”，《花梦集》本脱落一“贰”字。“怀才莫展者”，《花梦集》本无“者”，亦可。“有志功名者”，《花梦集》本脱落一“志”字。“各安耕桑”，今西本遗漏了“安”字。“骁勇”的“勇”，《花梦集》本误作“果”。根据本段文字前面部分与崔本大致相同，故推断《花梦集》本此处脱落【前。共图不世之勋，永树无穷之闻。叫合转报，同声齐应】等21字。这里，葵窗本的文字比较流畅。“榜文所播”

句，今西本遗漏一“所”字。《花梦集》本脱落【争相赴。及至数日，寂然无应。乃叹曰：“朝鲜之】等18字。“豪杰未有至者，深可恨也”的后半句，《花梦集》本遗漏。“在傍”的“傍”通“旁”。【拍手曰：“愚】4字，《花梦集》本脱落。“影从”的“从”，《花梦集》本遗漏。“怒曰”二字，《花梦集》本前后错置。“大事可定也”句，《花梦集》本脱落【事】字。

第16段写姜弘立在其叔父姜綱<sup>①</sup>等人规劝下，归身朝鲜朝廷。但心恋苏女。“（平壤）城守将”，今西本误作“守城将”。“独专胡权”，《花梦集》本脱落【权】字，“专”作“令”。“叔父”，《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误作“姑父”。“到虏营见弘立”，崔本无【见弘立】3字。“报以阖门无恙”的“阖门”崔本误作“闺阁”。“泣下”，《花梦集》本作“饮泣”。“后帝之鉴其亦严矣”句，“帝”，《花梦集》本作“第”，无“矣”；“后”，崔本作“厚（厚）”；存疑。“莫如归身朝廷”，崔本作“莫若皈来朝廷”；今西本作“若归身朝廷”，《花梦集》本表达确切。“夜使人投金印于江水”句，崔本无“金”、“水”二字；《花梦集》本“使”作“史”，通假。弘立的慨叹四个版本分别是：

大**計**归一梦，徒积一身殃。（《花梦集》本）

大**事**皈一梦，徒积一身殃。（崔本）

大计归一梦，徒积一身殃。（今西本）

平生大计，翻成一梦，徒为一身之殃也。（葵窗本）

“计”似更为确切。若此，则姜弘立似有谋划。“约定和好”的“定”，崔本作“以”。“能歌能舞”，《花梦集》本无后一个“能”字。“自娱”的“娱”崔本误作“误”。“东归”的“归”，崔本与今西本均作“渡”。前者是主观意愿；后者则属客观叙述。“约与均分”的“与”，崔本与今西本均作“以”，亦可。“尔可分半与之”的“半”，崔本误作“手”。“得意西归”，崔本无“意”字。“终吾生而徜徉”的“而”，崔本作“以”，亦可。“执迷不悟”的“执”，崔本误作“报”。“心无复语”，崔本与今西本均作“心欲复路”。“晋昌之牵挽，胡将之许留”句，崔本无二“之”字。

第17段写姜弘立谎称自己在虏罅居，生员尹衡志上疏请治弘立极刑。“未能追究”的“未”，崔本

作“未”，笔误。

第18段姜弘立降虏10年后回到故乡备受冷遇，其叔父姜綱的一番痛斥，激起他的惭愧之心。本段开头的一段文字，《花梦集》本脱落【弘立十年归国，重寻故井，触目悲怀，填胸感慨：满朝之人无问者，亲戚朋知皆相戒勅，绝不经过。心甚愧恨。欲扫拜】等43字。“悲怀”，崔本作“悲喜”。“满朝之人无人问者”的“者”，今西本无。“戒勅”与“戒敕（勅）”都有告诫的意思，故可通用。另，“戒敕（勅）”亦专指戒书，汉代皇帝的四种命令之一。<sup>②</sup>“叔父”，《花梦集》本亦误作“姑夫”。“背反彝伦”的“背反”，崔本作“反背”；今西本无“反”字。“临别时”，《花梦集》本于“时”前多一“之”字，而脱落一【临】字。“知义理”，崔本于“知”前增一“既”字。“惭愧欲死”的“欲”，《花梦集》本作“意”，亦可。

第19段写姜弘立看罢《忠烈录》不禁搔首自责。“读……至延年战死”，《花梦集》本误作“延至年”，此乃引用韩延年战死与李陵投降的典故<sup>③</sup>。“而弘立与景瑞屈膝拜伏”句，崔本遗漏【弘立】二字。“兵甲”，崔本作“甲兵”，亦可。“书七言近体二首”的“书”，今西本作“诗”；崔本无。“嘲降虏元帅诗”，崔本与今西本均无“诗”字。“受钺青冥办百胜”，“办”崔本作“辨”，似误。古代大将出征接受天子所授的符节和斧钺，称为“受钺”<sup>④</sup>。“青冥”，一指青色的天空；一指宝剑名。“读圣贤书是阿谁”的“是阿谁”，崔本误作“果是谁”。“笑看策马伤三戟”的“戟”，崔本作“战”。“忍见牵羊逆九逵”，崔本作“忍耻牵羊逆九夷”；今西本作“忍学牵羊逆九逵”。“牵羊”，一指投降；二指顺从天道。“见”、“耻”、“学”各有侧重。崔本“九夷”则误。“即今被发等蛟螭”的“等”，崔本作“化”；今西本作“杂”，似误。“独受东韩万代嗤”的“嗤”，《花梦集》本作“耻”。

第20段写姜弘立收到苏女来信，却食卧病不久身死。“遂屏居乡墅”，“墅”崔本作“闾”，也可；《花梦集》本遗漏了“屏”字。“咄咄书空”<sup>⑤</sup>的“空”，

② 《文心雕龙·诏策第十九》：“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

③ 韩延年与李陵事迹，《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汉书》第五十四卷有载。

④ 《全唐诗》卷111，韩休《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受钺辞金殿，凭轩去鼎城。”

⑤ 又作“书空咄咄”，语出《晋书·殷浩传》，金元好问《镇平县斋感怀诗》：“书空咄咄谁解，击缶鸣鸣却自惊。”

① 姜綱（1555~1634），字仁卿，号是庵。即书中所谓的“晋昌君”。

崔本误作“窗”。“兼金万镒”<sup>①</sup>，今西本“镒”字处字迹模糊难辨，据《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可推断为“镒”字。“颜如玉”，今西“玉”本作“花”，崔本则于“花”后增一“兮”字。“割恩忍爱”至“胡为乎至此”这一段文字，三个版本似各有遗漏：

《花梦集》本：路阻涯角。微姑

崔本：皈。叔父之说

今西本：归即仁。微叔父之故

“路阻涯角”四字，崔本与今西本均无。《花梦集》本的“姑”为“叔”之误，且遗漏了后面的【父之故】等3字。“归即仁（疑似‘仁’）”3字，《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无。“微叔父之故”，崔本无“微”，误；“故”作“说”，亦通。“果然韩润之言不欺我也”，崔本与今西本均无“之”。“欺我”，今西本作“我欺”，代词作宾语前置。“朝廷命置京口”，《花梦集》本遗漏【朝】字；“置”，崔本与今西本均作“押至”，不妥。因为苏女毕竟是汉人，是明朝（天朝）的子民被抢掠来的。对此，葵窗本记述道：“朝庭置于崇礼门外，以待唐将之处分”。“待天朝处置”的“朝”，崔本与今西本均作“将”，亦可。“粉香泪痕”的“泪痕”，《花梦集》本无。“薄命险衅，遭乱苍黄”，今西本脱落【衅，遭乱黄沙】5字。“不料老谷万死相逢”句，崔本脱落【相逢】二字。“吞舟巨鱼”<sup>②</sup>，今西本作“吞舟巨孽”，亦可，只是语气硬而重。“败我深欢”，今西本脱落“深”字。“奈何弱水渺渺”，今西本“渺渺”二字模糊不清。此处，《花梦集》本脱落【怀抱，誓海盟山，一约金石。吞舟巨鱼，败我深欢，事不从心。一别无还，丁宁好音，寤寐在耳。问君之诚，如水必东。城西暮雨，梦结襄王。奈何弱水渺渺，更隔】等58字。“深情缕缕”的“深”，今西本疑为“去”，亦通。“丈夫心节”的“节”，崔本误作“期”。“一寸钢铁”的“钢铁”今西本作“铁刚”，与前句末的“节”不协韵。是处，《花梦集》本脱落【深情缕缕，难诉几万。丈夫心节，一寸钢铁】16字。“儿女衷情”的“情”，今西本作“肠”，亦可。“凤媒难合”的“媒”，《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误作“髓”。“凤媒”取司马相如弹奏《凤求凰》而得卓文君之典故<sup>③</sup>。后来就用“凤媒”表示自求婚配。<sup>④</sup>“凤髓”

① 镒(yì 四声)，古代的重量单位，20两或24两为一镒。《国语》：“黄金四十镒”。

② 吞舟，即吞舟的大鱼，比喻大奸大恶之人。《庄子·庚桑楚》：“吞舟之鱼，罔而失水”。

③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索隐》。

则为一种香料。“地老天荒”的【地】，《花梦集》本脱落。“血斑湘竹”，《花梦集》本脱落【竹】字；崔本“斑”作“班”，通假。“不及黄泉”的【不】，《花梦集》本脱落。“弘立读罢”的“罢”，《花梦集》本脱落。“吾于上前”的【于】，《花梦集》本脱落。“必将重贻欺君之罪也”句，《花梦集》本脱落【将】字。“誓将下从于泉壤”句，《花梦集》本脱落【壤】字。“临死”，崔本与今西本均作“临终”。“吾早登科第”，《花梦集》本遗漏【早】字。“难可追记”的“记”，《花梦集》本作“认”，亦通。“非一”，崔本作“非一二”，意同。“溘然而死”的“死”。崔本与今西本均作“没”，亦通。

第21段写姜弘立的叔父晋昌君姜綰为其哭丧，并允许其葬在姜氏先人的坟墓旁。“晋昌君”的“君”字，《花梦集》本与今西本均无。“指为”，今西本作“指名”，亦可。“墓”，崔本与今西本均作“坟”。

小说的最后一段作者发出痛恨姜弘立的三点理由并补叙小说成书的缘由。“余尝痛姜弘立以先朝旧臣”句，《花梦集》本于“朝”和“臣”之间有二字模糊难辨，依崔本与今西本可推断为“旧”字，另一字或为衍字。“畜无将之心”<sup>⑤</sup>的“心”，《花梦集》本遗漏；今西本则为“作”。“妙香山”<sup>⑥</sup>，崔本作“香山”。“僧颯蹙不答”，崔本无【不答】二字。“强而后答曰”的“而”，崔本作“以”，亦可。接下来，《花梦集》本脱落【穷探奇胜，遇】5个字。“因为书记”的“因”，《花梦集》作“仍”，讹误；今西本作“引”，亦不甚通。【为书记】3字，《花梦集》本脱落。“未尝暂舍”句，《花梦集》本脱落【未尝】二字。崔本与今西本“备尝艰险”的“备”可视为“倍”之通假。“至弘立死后”，崔本遗漏【死后】二字。“削发为僧”的“削”，崔本作“祝”，意同。“因饮泣不能语”的“语”，崔本作“言”。“仍述自戊午迄丁卯”，崔本无“自”，亦可。“僧又曰”，今西本无“又”字。“贫道与姜弘立情同手足”句，今西本无“弘立”二字，对照前后的叙述风格，省此二字更为简洁。本段文字，《花梦集》本脱落【至弘

④ 《全唐诗》卷79，骆宾王《棹歌行》：“凤媒羞自托，怨翼恨难穷”。

⑤ 无将，语出《诗经·小雅·无将大车》。有关解释主要有两个：一为传统的观点即“大夫悔将小人也”（《毛序》等）；一为新近的阐发即自主解脱或善于选择行事（如黄宝华）。

⑥ 妙香山，又称沸流山、太白山。11世纪以来被称为妙香山。位于朝鲜西北部的平安南道、平安北道、慈江道的交界处。

立死后，削发为僧以至于此。手指面痕，弘立引贼东犯，宁有毁父母遗体？因饮泣不能语。盖安州城下箭伤者也。仍述戊午迄丁卯，逐一条列，详其始终。如右。”僧又曰：“贫道与姜弘立情同骨肉，是事颠末某尝秘之。今蒙历问不觉吐实。出我之口，

入君之耳，毋轻播也。”云。噫，缙流尚未负其主，吠尧之贼，反出于衣冠世族。何哉？通天之罪，旷古之凶。所可道也，言之长也。崇祯庚午秋无言子记。】等 150 字。只残留“曰若非”三字。

### Proof Reading of Korean Classic Chinese Novel *Legend of Jianglu*

CUI Xiong-quan    CHU Da-q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City, Jilin Province 133002,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six versions discovered in literature history about Korean classic Chinese novel *Legend of Jianglu*, in which the hero is non-positive character. The four among the six versions are important. I think *Flower Dream Collection* which is stored in Jin Richeng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Library is considered as reliable text through detailed proof reading.

**Key words:** *Flower Dream Collection*; Jinxi version; *Kuichuang* version; Cui version; *Legend of Jianglu*; Proof Reading

(责任编辑:闫丽)

---

(上接第 29 页)

### Document Value of *Ci-Poetry Engraved by SiYinZhai*

JU Chuan-you

(College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 Engraving Ci-poetry became a special work. Wang Pengyun was the founder for this work. His *Ci-Poetry Engraved by SiYinZhai* have various document value. First, it founded the standard of Ci-Poetry engraving. Secondly, preface of *Ci-Poetry Engraved by SiYinZhai* can provide some Wang Pengyun's theories. Again, it can provide some historical data about Lingui Ci-poetry school. And it is a good course of study. Some rare documents are preserved in it.

**Key words:** *Ci-Poetry Engraved by SiYinZhai*; Wang Pengyun ; Ci-poetry

(责任编辑:陈剑)